

西泠印社第七任社长、国学大师饶宗颐昨晨在香港去世,享年 101 岁

狠狠地握手,轻轻地告别

他与杭州的渊源远不止七年。孤山西泠柏堂今起设灵堂,接受吊唁



饶宗颐(摄于 2015年)

本报记者 林梢青 庄小蕾
通讯员 付玉婷 薛晶

西泠印社第七任社长、一代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,于2018年2月6日零时四十五分,在香港寓所,安然仙去。

饶公是广东潮州人,生于1917年,长期定居香港。实际上,在他执掌西泠之前,杭州人对这位学界泰斗是相对陌生的。但2011年,社长空缺整整六年的西泠印社,迎来当时95岁的饶宗颐先生为第七任掌门人,次年,饶公重游杭州,登上孤山,写下“播芳六合”。而今,对于这座城市而言,他的离别,无疑是伤痛的。

昨晚,西泠印社召开记者见面会,中国文联副主席、西泠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陈振濂谈道:“饶宗颐先生去世,西泠印社有切肤之痛,但这更是我们国家文化事业的大损失。我们纪念他,也是在表达今天这个时代对传统文化的敬意。”

今天,西泠印社孤山社址(孤山路31号)柏堂的饶宗颐社长灵堂对外开放,不仅是社员,每个人都可以前去悼念,并想一想,孤山这片土地,究竟给我们留下了什么。

睡梦中安然仙去 原定3月拍摄纪录片

“先生温文儒雅,为人谦和敦厚;身材并不高大,然而坚毅不屈、精神强大,遇到挫折和逆境,亦能勇猛精进。他留下给世人最宝贵的财富大概是‘万古不磨意,中流自在心’的‘饶宗颐精神’了。”

这是昨晚香港方面发布的公告中的一段。

饶公年事已高,去年,西泠印社还专门赴港拍摄了饶老的视频,但他去世的消息,来得非常突然,官方微信发布的消息中,西泠印社表示:“西泠印人惊闻噩耗,伤恸罔极。”

从公告中看,饶公是在家人围绕之下,无疾西去的,“可谓福寿全归”。

他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,是2017年11月18日,中国美术馆的“莲蓬吉庆——饶宗颐教授荷花书画巡回展”。饶公参加了开幕式,并将4件(套)中国画和6件(套)书法,共计10件(套)作品捐赠给国家。

昨天上午,西泠印社联系上了饶公家人,有关饶公的后事,都将等待香港方面的安排。初步计划在春节后,杭州将召开一次饶公追思会,还将筹备饶公的纪念画册。

此外,记者还了解到,去年6月开机的大型纪录片《西泠印社》,有一集的内容专门围绕饶公,原定今年3月去香港拍摄。该片导演许继锋说,他们已经找了很多饶公的资料素材,包括他潮州老宅的一些旧物,以及珍贵的书画作品,届时都会在纪录片中有所呈现,尤其是饶公与日本书界代表人物之一青山杉雨的交往,青山先生有很多以前没有公开过的饶公作品珍藏。

饶公老宅子里的不少宝贝,现在都由他的一位朋友收藏。为拍摄《西泠印社》,许继锋也带着摄制组去拜访了这位朋友。让许继锋印象深刻的一个细节是,这位朋友把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,洒了水,熏了香,来迎接摄制组,“他说这是饶老教他的待客之道。就从这一个小的细节中,我们也能感受到饶老的人格魅力。”

执掌西泠印社 提出“世界性”

2005年前任社长启功先生去世后,时隔六年,2011年西泠印社终于迎来当时95岁的饶宗颐先生为新掌门。这在当时引起了海内外的高度关注。

为什么?第一,这是“天下第一名社”;第二,在当下,这样分量的泰斗式人物太少了。

钱钟书先生曾评价饶宗颐先生是“旷世奇才”,季羨林先生则说他“心目中的大师就是饶宗颐”,而金庸先生则说“有了饶宗颐,香港就不是文化沙漠”。

“饶宗颐先生是我们的旗帜,我们当时请他来,是



2012年,饶公在西泠印社题字。

希望告诉社会各界,西泠印社定位传统文化的标杆、高度在哪里。他不仅要有学术水平,还要有德,有强大的社会影响力。”陈振濂说。

2011年西泠印社选举饶公为新任掌门人之日,钱江晚报第一时间独家专访了他。饶老委托他的女婿邓伟雄博士独家回应钱报:“出任西泠印社社长,是我的荣幸。”

同年12月,香港上环的潮州商会俱乐部,饶宗颐先生正式接过西泠印社社长证书,正式执掌西泠印社。记得那一天,他面色红润,思维活跃,言语自信而强势。

时年95岁的他,与人见面最喜欢“狠狠”地握手,这是他显示自己“宝刀未老”的一种方式。每一个再次与他见面的人,都会惊叹,“哇,饶公还是那么有劲。”

这似乎在暗示着,尽管高龄,但他能带给西泠印社的,依然是有力的。

挂帅首日,饶宗颐对百年西泠的未来提出的关键词,是“世界性”。开拓这个以中国传统印学为核心的百年社团世界影响力,借以传播中国传统文化,这吻合饶宗颐一贯“东学西渐”的主张。

他说,“西泠近几任的社长,都不是刻印的。虽然叫印社,但应该有世界性的视野,扩大影响。”他希望西泠印社不仅限于刻印,提升到学术层面,让全世界都能够了解中国的文化艺术。

昨天,陈振濂说,这正是饶老执掌西泠七年,留给印社最深的影响。“要有世界性的眼光,这是他的理念,也是他给我们的方向。”

回到西湖看见钱塘江 曾言“快慰”

七年一晃而过,但饶公与西泠印社的渊源远不止七年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饶老曾在著名文字学家曾宪通先生等的陪同下,访问杭州,并在西泠印社孤山社址汉三老石室前留下珍贵合影。

2012年6月,正式执掌西泠半年后,饶宗颐重访孤山,也因此而成为继第四任社长沙孟海先生之后,西泠印社史上20年来首位踏访孤山社址的西泠印社社长。

当时饶公下榻在西子湖畔的香格里拉饭店。他穿得很绅士,一身西装,脖子上还系了条蓝红花色的围巾,从容淡定,对涌上来的所有人行注目礼,做得最多的动作,就是抱拳致敬。

他说:“这次回来,发现杭州变了太多,西湖更美了。国家的兴旺让我很开心,希望她能像钱塘潮水一样澎湃!”

“西泠印社是一个圣地。”跨进柏堂,接受了西泠印社执行社长刘江的致辞后,饶公这样说,“我已经是老朽,能够到这里是我的幸运。这里树木葱茏,是文人雅士汇集的地方。有幸被选为社长,我脸上有光。”

他还将早年游历孤山后创作的西泠印社图《湖山佳处》的仿真品长卷,亲自捐给了杭州市政府。

4个月后,2012年11月,饶公又将自己38件巨幅书画之作带到了西湖边,浙江美术馆的“艺聚西泠:饶宗颐社长书画艺术特展”。

2013年西泠110周年社庆大会,饶公通过视频,和大家聊了5分钟。记得当时,女儿饶清芬和女婿邓伟雄说,要不是医生拦着,老先生还真想再来看看西湖,爬爬孤山。

如今,饶公仙逝,而他的音容似乎还在眼前。

想起那日在西湖畔,饶公幽默地说:“我都没想到活得那么长。可以有机会再回到西湖,跟整个杭州见面,看见涨起的钱塘江水,太快慰了。”